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湖畔丽人

公常平◎著

一片美丽的湖 一群美丽的女人
一串关于爱情与婚姻的热闹的故事 在这人世间到处都有的热闹里，你会感受到通俗它是平常的，又是神圣的
在甜酸苦辣的人生深处
请以充足的勇气，高举起无奈和无畏
快乐和幸福一定属于爱
即使不一定是永远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湖畔丽人

公常平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畔丽人 / 公常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9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210 - 9

I. ①湖… II. ①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0054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32.5 字数: 628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九龟湖水色好，湖畔美女多。

湖水好，是这里的生态环境好，美女多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据湖边的老妇人们一代接一代地琢磨，最终认定九龟湖美女多的原因是：九龟湖的水美，九龟湖里养的鸭子也美，九龟湖麻鸭生的蛋更美，九龟湖畔的女人吃九龟湖鸭蛋，生出来的女孩多为鸭蛋脸，长大后尤其美。更有九龟湖里养的鸭子多吃小鱼小虾和螺蛳，生出来的蛋多是双黄蛋。九龟湖畔的女人如果常吃这九龟湖鸭子生的双黄蛋，还能一胎多生几个小美女呢。

这蒲家贵是快到四十岁的一个村小代课教师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真算是老光棍了，然而就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的那年，他也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叫白丽红的美女。

白丽红是石龟镇有名的美女，人称“白里透红”。他知道她过去的底细。她在公社十大美女中排第六，还是大姑娘的时候，她被当时石原大队唐书记搭上，后来两人一直保持着关系，直到唐书记调到公社任公安科员。那时她已二十几岁，还没说婆家，队里也有不少闲言，再不嫁人也说不过去了。当时外队也有不少不知情的小伙子来求亲，其中有个在街上做搬运工的姓石的小伙子，数次到她家求亲都被她推辞了，这当然也有姓唐的从中阻拦的作用。而此时唐已经是公社干部，政治上还有进步的余地，十分担心两人的关系暴露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，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她找个人嫁了。

这才由蒲家贵接过了这枝花。白丽红从石原大队嫁到了一水之隔的龟岛大队，嫁给了这个也就是高小毕业的文化人。他没有计较她的过去，不过也没资本去计较。因而，他不顾那些闲言碎语，坚定而又带着喜悦地把她娶回家。他只考虑两点：第一点，她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美人，能实实在在地摸到、抱到，不是过去眼一闭躺在身边、眼一睁空空荡荡的梦中美女；第二点，她能帮他生孩子，让他几代单传的香火得以延续，到这个年龄只要有后，其他什么都不求，也不计较了。

为了续香火，他真是很努力，天一黑就上床，上床就一番狂风暴雨，煤油灯都不用点，还省了不少煤油钱。天不负人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老婆白丽红怀上了。

这下，他更加看重老婆，他到生产队小队长那儿帮她请了假，说她生病了。他到九龟湖里网了两条大鱼送给小队长，还表示队里派给她的什么活，都由他顶上，队长同意了。由此，他停止了她的一切田间农活，让她早早在家休息，轻松地帮他孕育后代。满大队没有这样待遇的小媳妇，别的人都是到要生的前几

天才不做队里的农活，她才怀住三四个月就不干农活了，别的小媳妇都有点不服，说什么她肚里怀的是伢子，难不成我们肚里怀的是铁疙瘩啊？不服归不服，摊人家的活人家也没少干。只是苦了蒲家贵，他在村小的课一结束便到队里干农活，两头忙得很辛苦，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。

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，白丽红感到闷得慌，提出要到石龟镇街上去看看。蒲家贵想想也是，一天到晚闷在家里，心情不好肯定对肚里的伢子也不好，应该让她去散散心。第二天，他起得早早的，划了条小鸭溜子从岛上一直把老婆送到石龟镇码头，搀扶着老婆上了岸，嘱咐她小心些，便赶回学校上课了。下晚时，本来约好太阳下山时他来接她，可她一天跑下来也累了，想早点回家休息，见有同岛的船在这儿，便去搭人家的船。就在从岸上跨上船时，不知怎么的身子一歪跌到了船舱里，肚子上的伢子流产了。

蒲家贵也不好埋怨谁，只是精心地服侍老婆，让她尽快地恢复起来，以便能尽快地实现他的梦想。待她基本康复后，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狂风暴雨，就是想她尽快地再怀上自己的骨肉。

白丽红第二次怀上是在流产后七个多月，这七个月让蒲家贵等得很是心焦。他原以为还像结婚时一样，一个多月就能让老婆再次怀孕，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，三个多月过去了，老婆仍没有动静，他怕她流产了就不怀孕了，整天忧心忡忡，连在给上课都走神，那木讷的样子让学生都好笑。

还好，没让他久等。七个月后，老婆又怀上了。这下，他把老婆看得更金贵了。再次拎了两条大鱼向小队长替老婆请了假，并乐意去完成派给他老婆的任务。这次除了不让老婆下田做活外，还特意央求老婆一步都不能离岛，必须待伢子出生后才能离岛上街。白丽红静养了几个月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又家徒四壁，也着实无聊，便到丈夫的学校去看看热闹。

说是村小学，也就是一间教室外接一间办公室，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通向办公室，小路两边栽着两排树，也能够伢子遮遮阴了。教室前边一块不大的操场，整个学校就一个班两个年级，一、二年级复式班在一间教室里，一个老师二十来个学生，都是附近几个岛上农民、渔民及船民的孩子。还未到学校，她就远远地看见丈夫拽着一个男孩往办公室拖，拖到办公室，把小男孩猛地往墙边一推。走近一看，那小男孩还蛮高的，快齐丈夫的肩膀了，丈夫正一手揪着那小孩的耳朵，一手点着那小孩训斥着。白丽红走近一看才知那小男孩是隔壁生产队队长家的小孩，而且那小孩站在那儿似有不服，眼睛向上看，头昂昂的一种恹相。白丽红便有点担心。

蒲家贵正训着，见老婆来了，便草草训了几句让那小男孩走了。见小男孩走了，白丽红不放心地说：“这伢子个子也有这么高了，他爸又是干部，你这样弄他，不怕他以后报复你？”“他叫蒲船生，也是远房侄子。他爸爸是个干部，不过

也只是个生产队的小队长，他就仗着他爸爸是个干部，经常欺负小同学。不这样管教，这伢子迟早进班房。”丈夫说着扶老婆坐到他的位子上，自己就站在那儿一边改学生的作业本，一边与老婆谈谈闲，不时还有一两个学生进来交作业本打打岔。不觉天已黑下来了，学校里的学生也走光了，他们便也起身回家。

天黑路窄，丈夫一边搀扶着老婆，一边嘱咐她看着点、慢点走。可还未走多远，老婆脚下一绊，一个趔趄跌倒在地。这时前边一个黑影留下一串笑一溜烟不见了。

蒲家贵查出那个扣绊脚绳搞恶作剧的正是他的远房侄子蒲船生。第二天，蒲家贵把蒲船生拉到村外狠命地痛打，直打得那侄子鼻青脸肿才罢休。又过几天，蒲家贵因把学生打伤被辞退了，他只得回家劳动。

老婆第二次流产让蒲家贵非常自责，恨自己那天不应该那么狠地训斥蒲船生，以招致他搞出那么下作的事来，又恨自己那天没早点带老婆回家，早点走，天还没黑，也就不会出那事。再加上自己被处理回家，情绪十分低落，好长时间没有心思想传宗接代续香火的事。直到半年后，公社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搞破除“四旧”，把他要个伢子的愿望重新激发起来。



经过一番努力，老婆真的又怀上了。

这次蒲家贵有的是时间陪她，也更有精力服侍她。不做代课教师了，公社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又不让他参加，破“四旧”的也到他家来过了，搜走一只香炉、两个蜡烛台、三本旧书，之后也就没事了，再也没有人来他家搞什么革命、造反的活儿了。他躲在这湖荡龟岛上像住在世外桃源里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在家门口劳动，可以随叫随到，还能不时地到荡里逮点野味，到湖里捕点鱼虾给白丽红补补身体。这样倒也好，不用老婆烦什么、做什么，整天在家吃吃喝喝、走走歇歇，人养得白白胖胖，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。蒲家贵忙得心里乐滋滋的，香炉虽然被红卫兵没收了，但他并不怨恨，因为老天有眼，很快就要把续香火的给他送来了。想到这个，他便满面红光，浑身是劲。

然而有个人没有忘记他们，这就是搬运工石良金。他当年低三下四地向白丽红求亲，就差跪下磕头了；倾家中所有给她送礼，就差砸锅卖铁了。她连门都没让他进，吭都没吭一声就把他拒绝了。想到自己一片真心，给尽面子去求一个破鞋，她还像个仙女似的头昂得比天高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当时迫于唐科长的势力，他没敢对她有半点侵扰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可以出口气了。如今，她的后台倒了，姓唐的早已被处理回家。现在又正在揪走资派、反革命等牛鬼蛇神，她虽算不上走资派、反革命，但把她定为一个腐蚀干部、伤风败俗的牛

鬼蛇神还是可以的。因而，他请示了贫宣队钟余同队长，带着几个造反派乘夜色潜入龟岛，决心把白丽红这个牛鬼蛇神逮到镇上挂个坏分子的牌子，戴上高帽子，游街示众。

石良金和几个造反派乘公社的小轮船从公社渡口出发，到龟岛对岸时，怕轮船开进龟岛动静太大，影响抓白丽红的效果，便换乘小木船悄悄地登上了龟岛。上了龟岛就直奔白丽红家，到了白丽红家门口就捅开门，捅开门直奔西厢房，从床上拖起白丽红就向外跑。蒲家贵见状，一边大喊“抓强盗啊，抓强盗啊”，一边跃上去用力推开两边架住白丽红的人，冲到前边把白丽红挡在身后。石良金见状哪里肯罢休，几年的怨气正没处出，就此上去一脚踹开蒲家贵，旁边两个造反派上去架住白丽红就拖出门直奔小木船。

此时，岛上的渔民、农民听到蒲家贵的喊声早已拿着鱼叉、鸟铳、扁担、锄头等“武器”，从四面八方纷纷奔而来。石良金他们见此，只好抛下白丽红，赶忙登上小木船逃离龟岛。

经这么一折腾，白丽红虽未被带走，但肚子里的伢子又丢了，老婆又一次流产了。

蒲家贵守着躺在床上的老婆感到了恐惧。他恐惧的不是他没有后人，也不是老婆的身体不会恢复，而是恐惧老婆的漂亮。起初说不出为什么恐惧她的漂亮，后来逐步才分析出：因为她的漂亮，才有她此前留下的闲言碎语；因为她的漂亮，才有昨夜的风波；因为她的漂亮，以后还不知给他蒲家带来多少灾祸。因为这些，他恐惧，他整夜守着躺在床上的漂亮老婆无法入眠。

这种恐惧一直持续了几个月，后来才被一种无望所代替。

尽管恐惧老婆的漂亮，但待老婆身体恢复后，他又把过日子的中心转到了延续蒲家香火上来了。照例天黑上床、免点油灯，依然狂风暴雨、辛勤劳作。然而数番风雨，几分耕耘，从冬到夏，从夏再到冬，一年过去了都未见种子发芽。虽感紧张，但并没气馁，仍然坚持战斗。

这时他还特别能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只要谁说什么方法对怀伢子有用，他就千方百计地照着去做。听老人说某某偏方有用，他找来了偏方熬完让她喝；听老人说吃双黄鸭蛋有用，他把岛上的双黄鸭蛋都找来煮给她吃。后来干脆偏方和双黄蛋一起吃，还是没有效果。

岛上的双黄蛋吃光了，他就向生产队长请求，批准他以队里的名义到湖荡里养鸭子。队长批准后，他自己筹资买了两千只苗鸭，到九龟湖边搭起了鸭棚，围起了鸭栏，当起了放鸭馆。很快，到收稻的时候鸭子开始下蛋了。鸭子生下的双黄蛋白丽红一人吃不掉，他还负责供应岛上所有想生伢子的妇女。结果其他吃双黄蛋的妇女一个接一个地怀上了，唯独他老婆毫无建树。他琢磨：鸭子生双黄蛋多是吃小鱼、小虾和螺蛳的。于是他便又让老婆的食谱变成：双黄鸭

蛋+小鱼小虾+螺蛳+偏方。还是没用。他又想：鸭子下双黄蛋，公鸭也吃小鱼小虾和螺蛳的，恐怕他不吃也没用。于是，他又陪着老婆一起吃那食谱上的食物，一样没效果。这样折腾了两年，老婆的肚子一点儿反应都没有，人倒是长得白白胖胖，变得更加丰满漂亮了。

经过几年折腾，办法想尽，力气用尽，就是一点儿作用也没有，蒲家贵感到很无望。想想自己已是向五十奔的人了，兴风作浪的能力已大不如前；而老婆三十多岁正精力充沛；听说那唐科长又出来工作了，她又成天闹着要到镇上去散心，再不让她去散心，这个家也就快散了。到底怎么办？他拿不定主意，便偷偷地到九龟湖边用小草去问卦。他摘了一片小草，心里说：如果这小草放进水里沿流而东去，就说明老婆怀上伢子还有希望，那就把老婆管好服侍好；相反，就没希望，那就死了心，放手去，哪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

这九龟湖水本来就是向东流的，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，这跟日出日落一样的自然规律哪个能违抗呢？他把小草向东漂流作为老婆有孕的选项，说明他想传宗接代的心并没死。他捏着小草连手一起伸进水里，他脸上露着笑意，心里有一种欣喜，心想他祖祖辈辈老实本分，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老天会保佑他的，小草一定不会违背天意。他的手陪小草在水里浸了一会儿，然后很有把握地松开捏着的手指，两眼紧盯着小草。

谁知，天不如人愿，那小草只是向东随大流漂了一会儿，又反转过来，在原处打着转，漂进了漩涡里。蒲家贵脸色陡变，心中由失望到绝望，看来这蒲家到此为止了。

此后，他干脆食宿在湖荡里，专心为生产队放鸭，成为九龟湖上名副其实的鸭司令。时不时地也回去一趟，给老婆送去双黄鸭蛋，还有小鱼、小虾、螺蛳等水产品，偶尔也与老婆温存一番，温存后就去湖荡照料鸭群，也不留宿。

这样又过了两年多。有一天，生产队高音喇叭里播出从卫星上传来的《东方红》乐曲，人们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欣鼓舞的那天，老婆告诉他，她有了。



卫星上天那年，正是三凤坠地之时。一胎三女，都是美人坯，老蒲认为这都是老婆大量吃九龟湖双黄鸭蛋的结果。仨女满月时，鸡蛋紧缺，他索性把双黄鸭蛋染红当成喜蛋送亲戚朋友，送的时候还不忘说几句双黄蛋在漂亮三胞胎诞生过程中的重大贡献。那时，不仅一胞仨美女在远近乡里引起轰动，就连他家的双黄鸭蛋也扬名于四乡八村。至今老蒲家鸭子生的双黄鸭蛋仍供不应求，成了少妇们的必备滋补品。

因为三胞胎女儿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那年生的，老蒲就给她们分别起名为：蒲一凤、蒲卫凤、蒲星凤，小名就依次叫大凤、二凤、小凤。

三胞胎一路成长形影不离，玩耍、读书、参加生产队劳动都在一起，走到哪里都立即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。直到初中毕业时三人才分开生活，各奔前程。

大凤初中毕业在升学考试时落榜，便回家务农，跟爸爸学养鸭，负责到镇上卖鸭蛋和淘汰的鸭子，小生意做得也不错。二凤初中毕业到镇上读了三年高中，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也回了家。回家后不愿去放鸭，也不愿到田里劳动，除了农忙时回家帮家里做点农活外，其余时间都在县城和镇里找事做。后来恰逢九龟县撤县建市，市宾馆扩建招人，她被招到宾馆成为总台一名服务员，进而又被调到小食堂做负责人。小凤初中毕业考上五年制的师范学校，发大专文凭，毕业后分配到石龟镇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师。

老两口对三个女儿很满意，周边的渔民、农民也很羡慕。在这个偏僻的湖区渔村，有三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宝贝女儿，着实让白丽红夫妇颇为得意，不久，纷至沓来的求婚人更让夫妇俩喜不自禁，老蒲竟不由自主地说出：“老蒲家的女儿不愁嫁了。”

在这秋凉时节，老两口偶尔也会坐在鸭棚里边享受着凉爽湖风的吹拂，边看着湖荡里觅食的鸭子，边“研究探讨”着家境上扬的原因。

白丽红说：“不是我，哪有三个闺女的今天？你蒲家要好好感谢我呢。”

“嗯，都你能，没有公鸭，母鸭再能，下个蛋也抱不出个小苗鸭出来。”老蒲不服气地说。

“去，死过去，榆木脑袋。我不是跟你嚼公母的白舌头，我是说伢子长得好看，她们肚子里有学问，这是我的功劳。”白丽红拍了一下老头子的肩膀说。

“去，了不得，还学问呢，初中、高中毕业就学问啦？你就没见过个学问。”谈起学问老蒲比老婆有发言权，他毕竟也是做过几天村小教师的。

“你也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了，可以啦！你老蒲家就算祖坟冒青烟了，看看你祖宗八代哪一代有这么鲜亮的闺女，有几个人吃皇粮的？”白丽红数落着老蒲。

老蒲也硬不起来，他确实晓得，老蒲家几辈子也没兴旺过，也没像现在让人跑破门槛过，不过他还是不服气地说：“肉软骨硬，各有各的用场，这也不全是你的功劳，我也有份。”

“去，死过去，引风吹火，费力不多，还跟我争功呢。仨闺女要不像我，哪能出落得这么如花似玉？要不是我让她们从小跟邓远航那些知青一起玩儿，哪里能这么聪明伶俐？”白丽红推了一下老蒲说。

“你说得也是，只是要不是我养的鸭子好，鸭子生的双黄蛋好，你也生不出仨美女。只后悔那时没把老公鸭给你吃，还是没给我蒲家的香火接下去。”老蒲

不无遗憾地说。

“这也是。”说起这，白丽红有点同情老头子了，整天没日没夜地忙，头也白了，背也驼了，忙给三个伢子吃，忙给三个伢子穿，忙给三个伢子用，到头来还要一个个都出门，嫁入人家门，蒲家门里留不下一个，真是九龟湖里捞月亮，白忙一场，冤屈得很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到时候让哪个闺女招个女婿上门不就行了嘛？于是，她向老蒲表态道：“放心吧，现在仨闺女香着呢。我来办，保证把你蒲家的香火续下去。”

正说着，还真有人来提亲了。

老两口正“研讨”着“蒲家走旺谁之功”的时候，听到了门外“汪汪”的狗叫声，还夹杂着“突突突”的摩托车声。老两口赶忙停止“研讨”，起身向外走。两人刚走到棚外，一辆摩托车已停到了面前。

“黄老板啊，来抓麻鸭还是拿双黄蛋啊？”因为黄老板做水产生意，平时经常到她家来收购土特产品，所以白丽红一见是黄满仓便这样问道。

这黄满仓在七十年代初、中期时任龟岛党支部书记，后因强奸省城插队女知青关红琴，被判入狱。出狱后靠贩运龟岛的水产品成了龟岛首富。他今天来是受石龟镇供销社主任石良金之托，为其在部队服役的儿子提亲的。

黄满仓支好摩托车，拿下车上的礼品一边向鸭棚里走，一边对蒲家贵两口子说：“今天我既不抓鸭也不拿蛋，我是来送礼的。”说着把一床被单、一床毯子，一条九龟湖烟、两瓶九龟湖酒、一块猪肉、两包糕点全放到小桌上。

白丽红看着桌上这些丰盛的礼品，便不解地问：“哎呀，黄老板啊，今天九龟湖水向西流啦？船老大给撑船的送礼啦。莫不是你黄老板要独占我家的麻鸭跟双黄蛋，专门兑给你黄老板一家啊？”

“独占，倒是要独占，不过不是独占你家的鸭，而是要独占你家的凤，我是来做媒的。”黄满仓说着掏出香烟，抽出一支递给蒲家贵，自己拿出一支叼在嘴上，又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两个人的烟。

听他说是来做媒的，白丽红便心有不悦，心想：你一个坐过牢的强奸犯来给我闺女做媒，不被人家骂嘛。因而便想找理由拒绝他。可又一想，他是说媒的，只不过是牵个线，又不是叫我闺女跟他过，万一他介绍的是个好人家的伢子，这样随便推掉，不是推掉了闺女的良缘吗？因而，她想听听再说。于是她递给他一张小凳子说：“来，坐。坐下来说。是哪家的男伢子啊？”

黄满仓吐了一口烟说：“你家凤儿可摊上好运啦！这辈子要享受荣华富贵喽。这个人家可是个富贵人家啊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啊！”说着，他把烟塞进嘴里吸了起来。

白丽红也觉得这可能是个不一般的人家，不然不会找他这个有钱人来说媒，也不会带这么多像模像样的礼物，一般的人家带四样礼物，这家带六样呢！

肯定有点来头。正要听他下文，见他只顾抽烟不吱声了，便催道：“是哪家啊？你不要说大了，我们家承受不起噢！”

黄满仓把烟从嘴上拿下，弹了一下烟灰说：“呀，家庭和男伢子都是了不得的啊，你们可千万要攀上这门亲啊，不愁你家凤儿吃香的喝辣的穿绸的噢。”说着又停下抽起了烟。

“到底是哪家啊？你说出来呀！”白丽红又催道。

“说出来，你们都认识的。”黄满仓说。

“哪家？”白丽红问。

“供销社石主任家。”黄满仓回答道。

“他家？”白丽红有点犹豫了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一直没吱声的蒲家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说。



蒲家贵不会忘记，当年他老婆第三次怀孕时，是他石良金主任带造反派到他家打砸抢，结果把他老婆搞流产了。如果不是石良金，他老婆早生了伢子，说不定还是个儿子，这会儿他也早抱上孙子了！这个仇不报就算了，也不能把闺女嫁到仇人家去啊？因而，他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：“我们家配不上这么高贵的人家，我们家闺女也没得那份福气。”

黄满仓本以为他出面说媒，虽然在“文革”时两家有点怨结，但老蒲一定会给他面子的，没想到刚一提出来就吃了他个闷鼻子，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应对，只是两眼吧嗒吧嗒地望着白丽红，指望她做出正确的决定。

白丽红心里也有疙瘩，这石良金过去追过她，她没同意，才有后来石良金公报私怨，把她肚子里的伢子弄流掉了。把闺女嫁到这么一个记恨的人家不是亲手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不能，老头子说得对，不能答应这门婚事。

黄满仓见白丽红半天不吱声便再次掏出香烟，抽出一支递给蒲家贵。

蒲家贵摆摆手说：“嘴苦，不想抽。”

黄满仓把那支烟往蒲家贵的手里一塞说：“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，跟烟漂什么劲啦？”说着自己抽出一支烟先点着，然后又把老蒲手上的烟点着，合上打火机说，“再说了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还不早放下啦？国共两军那多大的仇啊？现在台湾国民党老兵回来，我们还欢迎呢，不是也不计较了吗？何况你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呢？放了吧。再说，老子是老子，儿子是儿子。老子得罪你们，人家儿子又没得罪你们。何况人家儿子不晓得多优秀呢！”说到这儿，他停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观察着这夫妻俩是否有所变化。

老蒲只是闷着头吸烟，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。白丽红眼睛张大了，脸上的

忧愁也消失了。

确实，白丽红听了黄满仓的话，心里已有触动。她想：也是，嫁闺女是嫁给他儿子，又不是嫁给他，只要他儿子优秀，何愁闺女没有幸福呢？先听他说说那男伢子到底多优秀。于是她说道：“黄老板说的也在理。我们也不是在意那些，只是说到现在，也不晓得那男伢子的子丑寅卯，也不晓得要我们家哪个凤，我们家三个凤呢！”

“哎呀，怪我，我这是小牛犊耕田，没经验，没经验。要说这男伢子呢，那真是石龟塔上插旗杆，尖上拔尖。伢子叫石玉刚，在部队里是连级干部，据说他去年在北京平息‘动乱’中立了大功，当了连长，今年要提拔当营长呢！你们晓得营长是多大的官？就跟我们镇里的书记一样大呢！你们想，你们要有个镇上书记这么个女婿，脸上多有光啊？那真是八辈子修的噢。再说，多少人跟他介绍对象，人家一个不见，一心就要你家二凤。”黄满仓为了让他们两口子答应这门亲事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，故意把石玉刚提拔一级，把排长说成连长，连长说成营长。

这一说，还真让白丽红心动了。她对黄满仓说：“伢子倒是不错，我们两个也没什么话，就是不晓得两个伢子有缘没缘。”

“我就是要你这个话，两家大人要是没意见，就叫两个伢子见个面。人家这回正在家探亲，再过两三天探亲假一到就要回部队了，就等你们约个日子呢！”黄满仓见白丽红松动了，便赶紧催她定日子。

“这个我现在也定不了，我得去跟二凤商量。”白丽红说。

“好啊，那你赶紧去找她，我明天来听你回话啊。”黄满仓说完骑着摩托离开了鸭棚。

下午，白丽红到城里把这事跟二凤一说，二凤的春心便也荡漾了起来。最让她心动的是石玉刚那连长的头衔，她想象着他穿着军装的样子，那一定是个高高大大、英俊潇洒的军官。她是在学校里知道他的。那时，她刚上初一，他已上高三。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，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年级发言。他上去发言时，她便知道了他叫石玉刚。没想到，他到部队没几年进步这么快。她想自己虽说年龄也不大，但人家一个连长能看上自己一个宾馆小服务员也算是自己的造化了，说不定有缘，自己还能随军到大城市呢！老在这个小城，一辈子也改变不了农村户口的身份。见面，可以与他见一面，如果看顺眼，脾性相投，就与他确定关系；不行就算了，反正见一面也不损失什么。因而，她便答应妈妈与那男孩见面。她还定了时间和地点。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两点，地点就在她们家的鸭棚。

二凤心里没这个事时，上班工作很正常；有了这个事，上班就老走神，注意力始终集中不起来。吃过晚饭到宿舍，她往床上一躺，头脑里还是这个事：明天

穿什么衣服？梳什么发型？见面说什么话？人家要是看不中我怎么办？那些流言蜚语传到他耳里怎么办？正想得头晕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
打开门一看，是中学同学龙晓军。

这龙晓军是石龟镇龙皮匠的小儿子，与二凤是初中、高中六年的同班同学。初中时，他就追过二凤。高一时，他们两人的恋情被班主任邓远航发现，在邓远航教育说服下，两人才停止了早恋，便退还了各自赠予的钱物。

二凤见他突然来访感到很奇怪，便问：“怎么又想到我们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来的啊？”

“我是来请你帮忙的。在同学心中最善良的二凤总不会拒绝一个老同学的求助吧？”龙晓军一边放下手上拎的鞋盒一边说。

“不要把高木屐给我穿，穿了叫我跌跟头。我一个小服务员能帮你什么忙啊？”二凤一边让座一边说。

“哎呀，你太聪明了。你怎么晓得我是来请你穿高木屐的啊？”龙晓军坐到方凳上说。

“真让我穿高木屐？”二凤更疑惑地问。

“哎，还是我们两个心灵相通，想到一起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来请你穿高木屐的。不过不是木头的，而是牛皮的。来，试试看，怎么样？”龙晓军一边说，一边从鞋盒里拿出一双黑色的女式牛皮鞋放到二凤脚下。

二凤知道他家做皮鞋，也知道他在外边到处推销皮鞋，但没想到他在跟她断了几年关系后又突然来访，还带来三双皮鞋。她一见他拿出来的这双女式牛皮鞋就喜欢，这种款式，她在九龟还没见到有人穿过，她真想把自己脚上那双高跟鞋脱了，换上这双新的试试，那一定很合适、很漂亮的。但她没有，因为毕竟他们两个在学校谈过一段恋爱，后来在邓远航老师的见证下分手了，毕业后也没再联系过，现在他突然来送皮鞋是什么用意呢？是想叫我帮他销几双皮鞋，或是想跟我恢复关系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不能冒失，等搞清了再说。于是，她瞄了地上的皮鞋说：“皮鞋倒是双不错的皮鞋，不过我不能穿，得等你说出价格，看我能不能承受，能承受，我才能穿。不然，我穿上脚脱不下来，你再跟我漫天要价，我不是腿伸直了被你宰嘛！”

“你不跟我漫天要价，不宰我就算不错了，还我宰你呢？我有那份福气吗？来，穿穿试试。”龙晓军微笑着对二凤说。

“小皮匠！”小皮匠是龙晓军在学校读书时的浑名，这会儿二凤生气了便把他的浑名喊了出来，“你跟我嬉里哈拉地耍贫嘴啊？我好心好意地问你价格，诚心诚意地想买你一双，穿好了向小姐妹们推荐推荐，帮你销一些，你倒好，跟我嬉皮笑脸，这么晚了到底想干什么？是想要我啊？走，走，走，你走！”二凤说着把地上的那双皮鞋装到盒子里，往龙晓军手里一放，撵他出门。

二凤撵龙晓军走，龙晓军没生气也没走，而是又从盒子里拿出那双皮鞋送到二凤的脚前，站起来说：“哎呀，你还是那种性格，那种让人心动的性格，叫人舍不得、放不下。”

“你还嚼舌头？”二凤生气地说。

“你看你生这么大气，脸上跟笑的一样。哪个见了都刻骨铭心。你穿一下试试嘛，鞋子又不咬人。要不我帮你把鞋子脱了？”龙晓军边笑着说边做出弯腰的样子。

二凤拾起地上的一双鞋子，把一只砸向门口，把另一只举起来对着龙晓军说：“你再不走，这只就砸你的狗头！”

龙晓军忙捂着头说：“别别别！你真生气，我真害怕。你消消气听我说，其实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们生意人讲究诚信，我跟你讲的都是实话、心里话，没有半点假话。”

“那你说，你今晚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”二凤放下鞋子说。

“这样的，我真是来请你帮忙的。你知道的，我爸爸是个皮匠，我从小就喜欢鞋子，毕业后跟爸爸一起做鞋子、卖鞋子。去年，我们建了个‘石龟皮鞋厂’，雇了些工人做皮鞋。以前总是把人家的鞋样子拿来，模仿着做，产品难销，利润又少。前些日子我自己琢磨着设计了几个样子，做了几双样品。喏，就是这几双，想请你帮我试穿，穿出影响来，把我们皮鞋厂的声誉穿上去，让更多的人到我这儿订购皮鞋。你看这么多年没联系，一是怕你不同意，二是怕你要价高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嘛。”龙晓军说着去门口拾二凤摔出去的那只鞋子。

“这回事啊，你早说哪个还摔你鞋子呢？看有没摔坏。”二凤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摔得好。这还要感谢你呢。”龙晓军拾起鞋子走过来说。

“又来了，又要耍嘴油子啦？”二凤说。

“真摔得好。还是你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这种试验方法呢？可惜你是在宿舍摔的，你要是在百货公司门口摔多好啊！”龙晓军拿着那双鞋子说。

“是不是又要我呢？”二凤坐到床边带着点微笑说。

“不要你，真心话。你看，这一摔，皮鞋质量的好坏就看出来了。要是劣质皮鞋，被你这一摔不是崩线就是断底，不是脱胶就是掉跟。你看这只鞋子连个擦痕都没有。”龙晓军把鞋子递到二凤面前说。

二凤拿过鞋子仔细翻看了一遍说：“嗯，质量是不错。我上次在百货公司买双鞋子，一个月没穿到，脚一崴，把个高跟崴掉了，丢死人了。”

“你穿我这双试试，包你再不会出现那种丢脸的事。来，我帮你脱鞋子。”龙

晓军说着便蹲下拿起二凤的脚就帮她脱鞋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，一个大男人跟女人脱什么鞋子啊？”二凤说着抬起龙晓军还没来得及替她脱鞋的那只脚，迅速把旧鞋脱下。

“那我帮你把新鞋穿上。”龙晓军说着拿起地上的鞋便帮二凤套上脚。

“去你的，一个大男人尽做这些帮女人脱鞋、穿鞋的事干什么啊？下作不下作啊？”二凤说着把手上的那只鞋套在自己的另一只脚上。

“为你做，再下作的事我也做。在初三时我不是也帮你穿过鞋子啊？那时看到你漂亮的脚，我羡慕死了。那时就发誓以后要帮你做一辈子鞋呢。”

“那时还是伢子，都还不懂事呢。”二凤推脱说。

“什么不懂事啊？我什么不晓得啊？一肚子清楚，只是不想说罢了。来，站起来看看。合脚不合脚？”龙晓军微笑着说。

二凤往地上一站，朝脚的前后看看说：“是蛮漂亮的。你怎么晓得我穿三十七码鞋的啊？”

“你只要把我看一眼，我就晓得你穿多大的鞋子。”龙晓军炫耀地说。

“又卖嘴皮子了。”二凤说。

“真的哎，这个经验要没有还开什么鞋厂啊？回家喂猪去吧。来，走两圈，看看跟脚不跟脚。”龙晓军说。

二凤在宿舍里走了两圈说：“跟脚跟脚，走起路来很舒服。”

“舒服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不光是舒服，更重要的是这鞋子穿在你脚上，你身材的优点更加突出，走到人面前显出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，穿其他鞋子的人是绝不会有的。看来我这种鞋子是设计对了。”龙晓军说。

“你是说我原来没气质，穿了你这双鞋子才有气质的？全是你这双鞋子的功劳？”二凤心有不快地问。

“不是不是！你理解错了。我是说你与这鞋子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，是绝配。”龙晓军笑着说。

“是谈恋爱啊？还‘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’呢！尽嚼白舌头。”二凤笑骂道。

“哎，你还不要说，真是跟谈恋爱一样呢。这脚啊要是穿个不合适的鞋子吧，就整天受罪；这人啊要是找个不般配的对象吧，就一辈子受累。”龙晓军一边说，一边观察二凤的表情。

“那你肯定已经找到般配的对象喽。”二凤说着坐到床边把新鞋脱下，穿上自己的旧鞋。

“我找没找到你心里没有数吗？”龙晓军没有正面回答她，而是反问她。

“这么长时间你人影子没见到一个，怎么可能还有数呢？”二凤回道。

“时间长更有数啊，你不是喜欢时间久吗？越久越好啊。”龙晓军站在一旁

看着二凤说。

二凤觉得他这话里有话,不敢贸然应答他,便问道:“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像在雾里一样啊。”

“很清楚啊。你看,就像你穿鞋子。新鞋子,你只是试一下就脱下来了,还是穿上自己过去的旧鞋子。为什么?跟自己久了,有感情了,又合脚,不舍啊!”龙晓军说。

二凤觉得他说得已经很明显了,难道他晓得我明天要与石连长见面,今晚故意来用“鞋子”做比喻,要我不要去见“新的”,而跟他这个“旧的”重归于好?不能,不能上他的当,得打消他这个念头。于是她回道:“我穿上旧鞋并不是我喜欢旧鞋。其实,我早想把这双旧鞋扔垃圾堆里了,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新鞋,今天新鞋来了,我明天就穿新鞋把旧鞋扔了。再说,你这么晚送新鞋来,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吗?”

龙晓军听了这话,心跳突然加快了,他觉得有戏,她下边兴许能说出对他有利的話,便连忙追问道:“我什么意思?”

“不就是劝我穿新鞋换掉旧鞋嘛。”二凤说。

听二凤说的是这句话,龙晓军心有点凉,但他不死心,继续诱导道:“其实,我带来的新鞋,对于别人来说是新鞋,对于你来说还是旧鞋。”

“你今晚肯定是吃了一肚子面糊,尽说胡话。”二凤说道。



“我今晚没吃糊糊,我吃的是月亮,说的都是明亮话。我说我这新鞋对你来说是旧鞋一点儿不假。你不晓得,我早已把你的一双脚做成了木模子。我这两双新鞋就是照着你那脚模子设计的,做好了又套在你的脚模子上穿到今天才带来的。你说,这新鞋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旧鞋?”龙晓军解释给二凤听。

二凤从心里佩服面前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,特别是他的精细和机敏,让她感到他强过许多男人。但此时她不想跟这个男人过多地纠缠下去,她怕被他牵着鼻子走,最后上了他的圈套,影响明天与石连长的见面。因而,她对他说:“你不要跟我狡辩了,我也不想听了,我坐在这儿听得都累了,你这么大大个子站在这儿说半天,腰不疼啊?”

龙晓军听出她话里的意思了,是想叫他走了。他想,跟她断了几年,这第一次上门也不能死乞白赖的,要知趣些,给她留个好念想。好歹今天的气氛还可以,也收到了好的效果,不必久留,来日方长。于是,他从另一只盒子里拿出另一双女色皮鞋对她说:“这双皮鞋款式比那一双更时尚一些,你也不用试,保证穿着合适。”说着把那双女鞋放进盒子,又从另一只盒子里拿出一双男鞋对她

说：“这是双四十一码的男鞋，是上等的牛皮做的。我看过了，刘书记、方市长的脚都是四十一码，不管他们哪个领导穿上都不歇架子。就烦请你送给哪位领导穿，也算帮我宣传宣传。到时我一定付宣传费给你。今天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二凤送走了龙晓军更加心神不定了。在上初中时，龙晓军从给她写小纸条开始，到送她小礼物，跟她约会，陪她到九龟城玩儿，还是有一段甜蜜的回忆的。但他后来又追黄翠香，她便不想再跟他来往，正好，班主任邓远航发现班上学生早恋的事，大家也就散伙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人还是有不少优点的，还是可以交往的。但他现在的心让人很难摸透。就说刚才吧，他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摸不透。你说他来重续旧好的吧，又不明说，拐弯抹角把人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我一个女伢子总不能再主动地求他呀！你说他来为皮鞋做广告的吧，话里又总挂上些男女情感上的事，让你联想翩翩。唉，烦人！

二凤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他既然头这么昂，我也不睬他。等我明天见了石连长，要是看中了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不过这双上等牛皮做的男式皮鞋给谁穿呢？

给爸爸穿？爸爸一辈子辛劳，没穿过一双皮鞋，当女儿的现在都有收入了，该孝敬孝敬爸爸了，不如就把这双皮鞋给爸爸穿去。不行，不行。这上等牛皮做的鞋穿到我爸脚上，人家也会认为是下等牛皮做的。那还跟人家皮鞋厂做什么宣传呢？只能是反宣传了，说他石龟皮鞋厂的皮鞋质量差，只能卖给农民穿了在烂泥地里走走。不行！不行！

给所长穿？他接触的人多，替“石龟”皮鞋做广告倒是个很好的人选。更何况自己进招待所到现在还没进贡过他呢。不行，也不行！他老是在背后盯着我，还散布我跟市领导的谣言。把这么好的皮鞋送给一个败坏我名声的人穿，也不值得。

给刘书记穿？这应该是最合适的。上等的牛皮鞋上等人穿，自然最般配，广告宣传的作用也最大。最重要的是他平时对我好，处处关照我，也送我礼物，我还没有回报呢！这双皮鞋给他正好作为一次回报。行，就这么办，现在就送去，这个时候他接待完客人正好回宿舍。

想好了，二凤从床上起来，找一根红扎带把皮鞋盒扎了几道，拎起来便向门口走。走到门口又回头，把皮鞋盒放到桌上，拿起桌上的镜子照了照。然后放下镜子，两手到头后解下皮筋，一只手捏着头发，一只手拿起梳子梳了一会儿，扎上皮筋，又拿镜子照了照，放下镜子，拎起桌上的皮鞋盒朝门口走。开了门出去，锁好门。可门锁好了还没迈步，又打开了门锁走进宿舍，放下鞋盒，往床上一躺。

刚才锁上门，她突然想起了外边的传闻，说刘书记马上要调走了，他走后，